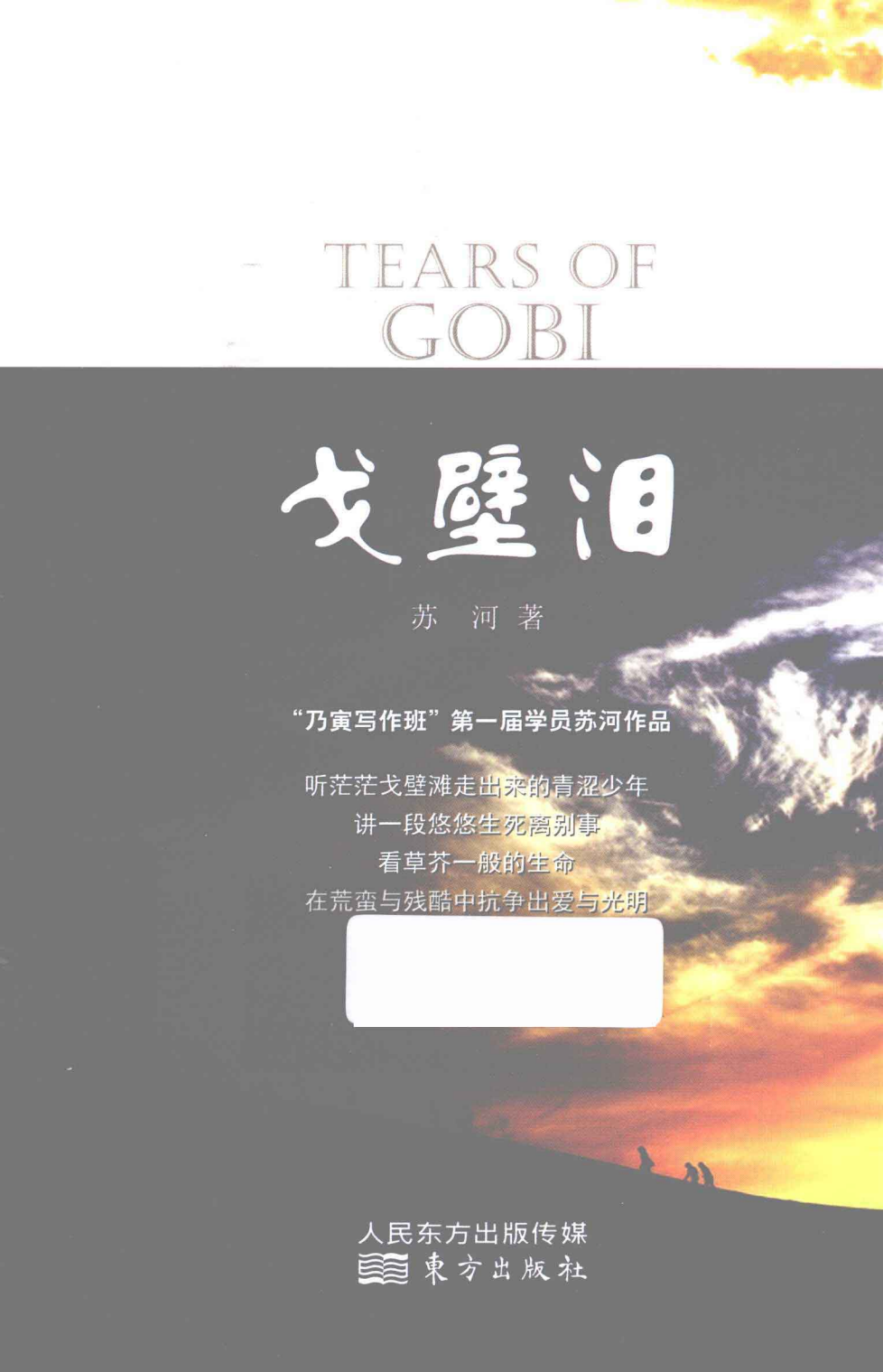




TEARS OF
GOBI

戈壁泪

苏 河 著

“乃寅写作班”第一届学员苏河作品

听茫茫戈壁滩走出来的青涩少年
讲一段悠悠生死离别事
看草芥一般的生命
在荒蛮与残酷中抗争出爱与光明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TEARS OF
GOBI

戈壁泪

苏 河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戈壁泪 / 苏河 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060-6562-7

I . ①戈… II . ①苏…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68069 号

戈壁泪 (GEBILEI)

作 者: 苏 河

责任编辑: 王 艳 孙立英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0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562-7

定 价: 26.8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

潘晓彦（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大学是培养创造力之所。而今，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学子于丹、苏河、贺晓、杜昌艳、乔力的长篇处女作《马图腾》、《戈壁泪》、《开往明天的火车》、《寻梦伊甸园》、《我们一起毕业》，已分别由东方出版社和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期盼已久、令人欣慰的喜事。首先对我们的学生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来就应如此：让学生具备文字运用与创造能力，爱好写作，拥有相伴一生的写作习惯，进而养成一方学府的写作风气和传统，辈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作家。这是大学及其文学院应该担当的天职。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近一个世纪的创意写作教学早已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对于我们，自成立“乃寅写作班”以来，便获得了虽不多却十分珍贵并将不断丰富经验体会。

我们学院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特别邀请校友、讲座教授、著名作家韩乃寅执教指导，我与他共同研究了针对性强

且富有实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幅度调整教学内容，灵活设置课堂时空；安排激发学生写作热情、触动心灵的讲座：韩教授亲自主讲《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长篇小说创作》等，又邀请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李琦教授主讲《文学与人生》、茅盾文学奖评委贾宏图教授主讲《读书与人生》，与学生一同品味世事人生与文学感受。我们文学院曾派老师带队，引领学生追寻作家步履，去山东高密莫言的故乡考察学习，切近地感受作家成长的生命及心路历程；又定期组织写作班学生观看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编制的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影像，让学生们真切地体会文学创作是一个历练人生、艰苦跋涉并充实升华的过程。

而写作实训则是我们施教的重心。韩乃寅教授对此更是无私地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劳动。他很快抓住每位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从构思提纲到人物关系及性格塑造，都有认真的指导意见。由于韩乃寅老师不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除来校辅导外，无数次电话穿越时空，回响在哈尔滨、北京、海南和牡丹江之间，一年多的时间，近两千个短信和通话留在学生的手机里，更化作深浓的感动，汨汨流淌在学生稚嫩而真诚的笔端。于此，我们终于唤回了师生久违了的富于生机的课堂效果，学生真正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他们兴趣盎然，他们欣然满足，并热切期盼不断拥有更新的收获。

其实，我们如此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写作能力，还有更深层

的人文原因：使学生热爱生活，拥有健康的价值观念、诗化乐观的情怀和审美智慧，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获得和体现无穷的创造力；同时，以此为契机，形成运筹文墨的高雅风气和传统，让写作裹挟着厚重的中华文化与现代信息，澄净校园，淑美社会。

“乃寅写作班”的命名，对于我们有独具深长的意味。韩乃寅教授曾就读于我校，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由此开始，执著坚韧地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创作了千余万字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远离太阳的地方》、《高天厚土》、《龙抬头》、《七七级》等，并有六部作品拍成电视剧，其中《破天荒》等三部分别在央视一套和八套黄金时段播出。而今，他仍耕耘不辍，又不忘培育之恩，热心回报母校，并有为之培养一个校园大学生作家群的令人敬重和感动的愿望。文学学院的教师在课堂上讲述高等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评述韩乃寅作品特色的章节时，总会怀有特别的感情。如今，韩乃寅教授又以自己的实践来辅导在校学生，我们深切地希望后来的学子能秉承这一令我们感到荣耀的写作传统，希望“乃寅写作班”作为一个标志，成为我校及文学院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亮点。

我作为这个写作班的导师和负责人，感谢前辈、师兄韩乃寅教授，在繁忙的社会兼职与创作中，还能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精力，更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的彭明哲副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马

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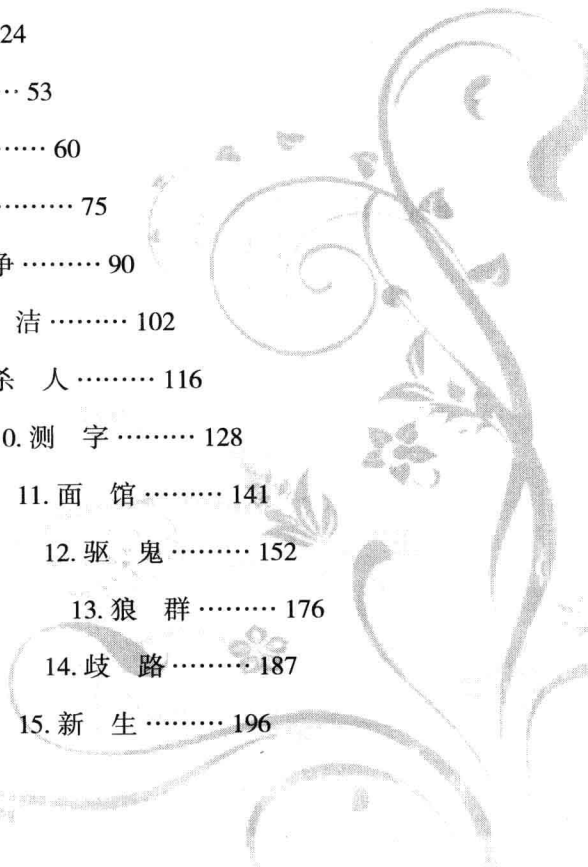
壁

泪

合省主任，感谢李琦老师、贾宏图老师，感谢为“乃寅写作班”付出劳动的同事们，感谢印证了我们教育理想的学生们。同时，也为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及其文学院送上我的祝福：无论春华秋实、盛夏冬雪，北方边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能不断传出令人惊喜、欣慰且在未来的日子里辈出作家的好消息！

2013年6月1日

目 录

1. 破 庙 1
 2. 杀 狗 15
 3. 回 忆 24
 4. 祸 起 53
 5. 生 离 60
 6. 煤 窑 75
 7. 抗 争 90
 8. 贞 洁 102
 9. 杀 人 116
 10. 测 字 128
 11. 面 馆 141
 12. 驱 鬼 152
 13. 狼 群 176
 14. 歧 路 187
 15. 新 生 196
- 

戈

壁

泪

16. 匪 首 209

17. 复 仇 216

18. 赵 家 226

19. 报 复 (一) 238

20. 报 复 (二) 250

21. 对 立 266

22. 逃 跑 278

23. 暴 动 294

24. 团 聚 313

25. 终 结 323

荒凉也是写作的财富 337

1. 破 庙

清末，河西走廊，山丹县境内。

太阳悬挂在天空上，灼热的光芒无情地洒向河西走廊茫茫的戈壁滩。放眼望去，满眼的黄色戈壁滩中显现着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绿色，那是耐旱的红柳和骆驼草，在烈日的炙烤下打着蔫。

空气仿佛在燃烧。

伫立着的土长城呈东西向延伸着，渐渐地通向遥远的天际。黄土大道上，四十多岁的陕西汉子杨铁匠，停下手中的独轮车。他从脖子上取下一条被无数沙尘和汗液浸染过的羊肚毛巾，擦了一把脸上豆大的汗珠儿。

“山丹到了，前面的便是，我们终于到了，到山丹了！”杨铁匠手搭在额头前环顾了一下四周，对身后三个大小不一的孩子说，言语中透散着浓浓的陕西味儿。他边说边用手给孩子们比划着眼前一片辽阔的锅底状盆地：“你们看，真没想到这里旱灾这么严重，连红柳、骆驼草这些耐旱的东西都打蔫了。”语气中透露着无奈和迷茫。

孩子们听到父亲的话后，并没有想到严重的灾情将会给讨饭带来绝望，只是觉得到了河西走廊的山丹就是到了一片乐土，疲倦的眼睛里顿时闪现出惊喜和欢快。

三个孩子不禁欢呼道：“到了呦，到了呦，再也不用走路了。”

“爹，你咋个知道这个地方就是山丹？”说话的是杨铁匠的小儿子杨铁柱。铁柱年龄约在十岁左右，趴在最大的孩子背上，俊俏的脸上充满着稚气，手里拿着一支沙棘果枝，由于干旱，红果果也瘪瘪的，但总还是能吃，让饥饿的人看上去就生出无限的喜爱。

“一路上问了那么多人，都说过了刚才我们路过的那个刻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牌匾的峡谷就到山丹，你们瞧南面这山，树林真密，应该就是人们说的胭脂山了。北面这山，光秃秃的啥也不长，从东到西，长长的像条龙，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龙首山了。你们看，那座山峰多高，多像高昂的龙头呀！”比杨铁柱大一些的孩子杨巧玲小嘴巴麻利地说完，看了一眼铁柱接着说，“你呀！简直就是一小猪头，一点记性都没有，一路上就知道吃和睡。还得我们仨背着你，把我们累得全身都是汗，现在到了，下来自己走。”

背着铁柱的最大的孩子杨秀玲也附和着说：“是呀，快下来，把你舒服死了。”

杨秀玲是老大，十六七岁的样子。杨巧玲是老二，大概

十三四岁。两人若是不说话，都看不出来是男还是女，满脸黑不溜秋的——她们的脸上抹着锅底灰，这是在逃难路上女孩子以防不测的办法。但若是仔细瞧，还是能从两人亭亭玉立的身姿中看出端倪。

铁柱从大姐杨秀玲的背上溜下来看着父亲说：“爹，我想娘了，娘如果……”

杨秀玲严厉地瞪了弟弟一眼，制止了他后面的话语：“铁柱，别胡说！”她怕弟弟的话引出一家人的眼泪。

果然，杨铁匠听了儿子的话，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刚才的些许欣喜一下子变成了满脸的怒气，长时间没有修剪的胡须抖动了几下。但看看跟着自己受苦受累的孩子，他又顿时感到一阵心酸涌上心头。望着眼前这片不知是福是祸的锅底形阔地，杨铁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

孩子们看着父亲这般样子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一时陷入了寂静。杨秀玲听到父亲长长的叹气声，心里犹如刀绞一样，她切实理解父亲的苦楚，却又不能为父亲分担。

杨秀玲指着前方打破了沉默说：“爹，你看！前面山脚下好像有个村庄。”

一家人顺着杨秀玲指的方向看去，黄土大道的前方是稀疏的几片沙枣树和红柳树林，林子附近隐约有一片茅草土块房子。

杨铁匠推起独轮车说：“走！孩子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宿

破

庙



壁 上一宿，明天再说。”

泪 进入秋天，白天变得越来越短，刚才还在半空中的太阳，这会儿就已经快要落山了，染得周边的云朵红艳艳的。河西走廊戈壁上的天气就是不一样，刚才还炙热的天气，随着太阳偏西，秋风开始刮了起来，一股一股直吹得人脊背一阵阵的凉快。赶了一天路的疲劳似乎也随着这凉爽的秋风飘然而去。

一家四口的肚子“咕噜咕噜”此起彼伏叫嚷着，此时如何填饱肚子成了首要问题。这时候谁都盼着快点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找个人家讨些饭美美地吃上一顿——哪怕是讨些残羹剩饭，然后酣酣地睡上一觉，这该有多好哇！

杨铁匠领着孩子们匆匆地向前面的村庄赶去。

一路上，父子四人东瞅瞅西望望，放眼四周，一片荒芜，到处是戈壁。树上挂着几片枯黄的树叶，没有一丝生机。秋风呜呜地吹着，夹杂着沙粒，打在脸上生疼生疼的。

约莫一个时辰后，杨铁匠带着孩子们来到了村庄跟前。他扫视了一周，首先看到的就是几个高墙土墩的大院，修筑得很是坚固。大院周围七七八八散落着一些低檐矮墙、两头三间的茅草屋，很是有的一种众星拱月的气势。不难看出这是穷苦人家与殷实人家的差异。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清脆的叮当声。走近了，才发现是一个中年男人骑着毛驴，叮当声就来自毛驴脖子上系着的铃铛。在

山丹这一带，人们认为家畜和人一样是有灵性的，所以给驴马猫狗等系一个铃铛，取铃铛的谐音“灵”，这样牲畜就会有灵性。驴背上的男人身穿一套黑色粗毛浅合子衣服，头戴一顶牛赤水毡帽，穿着毡靴的双脚在驴肚子两侧有节奏地晃荡着，嘴里喊着赶驴的号子：“得求，得求。”

驴子听到号子后夹了夹尾巴，蹄下加快了速度。

杨铁匠放下手中的独轮车迎上去问：“大哥，请问这个地方叫啥？”

“吁！”驴子腾地就站住了，驴上的男人斜了一眼杨铁匠父子，好奇地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好像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吧。”

杨铁匠说：“我们是从陕西逃荒过来的，家乡闹大旱收成不好，听说河西走廊地多人少，金、银、煤矿多，好混日子，就过来讨口饭吃，顺便找个长短工挣几个过日子的钱。这不，我们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正好遇见大哥你……”

“噢，这是甘州山丹地界，现在这村子叫作老军寨，你瞅，那个土墩子前面的小屋子就是老军庙。”骑驴的男人高傲地打断杨铁匠的话，“再朝西走就是范家营子，别看别处大旱，这里好着呢，有条冰山冲下来的小河流养护着。你们要口饭不成问题，不像你们路过的凉州。”

杨铁匠拱手说：“谢谢，谢谢大哥。”

“得求”，驴儿一夹尾巴驮着牛赤水毡帽伴着叮当叮当的铃

破
店

壁 声走开了。

泪 杨铁匠一家也急忙朝着老军庙方向走去。很快，一间破旧的草房展现在了他们眼前。门口长满了杂草。走进去后，里面空间不大，一目了然。迎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土台子，台子上面光秃秃的，什么金身泥神都没有，也不见牌匾。屋子里面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土，地上到处是动物留下的脚印，也辨不清是狗的还是猫的。

杨铁匠环顾了一圈后，心里就在想：这究竟是老“军”庙还是老“君”庙？

“今晚，我们就住在这里了，既然是一间庙，就请各路神灵保佑我们。”杨铁匠边说边对着土台子拜了一拜，接着说，“你们姐弟仨去讨点吃的，我收拾一下这破庙。”

杨秀玲一手拉着铁柱，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白杨木棍，右肩上搭着一路乞讨用的布褡裢，铁柱的手里拿着一个大白瓷碗，杨巧玲兴趣不高地跟在后面。仨人出了老军庙，朝前面人家走去。

“大叔，可怜可怜我们吧，给点吃的。”

“可怜的娃呀，我们也实在是什么都没有呀……”

……

姐弟三人就这样连续走了几家，一点吃的都没有要到，要么是没有人开门，要么就是开了门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施舍的。杨秀玲是大姑娘了，不好开口，杨巧玲一路上从来不喜欢去乞讨，

就只剩下铁柱一声一个叔伯、爷爷、大婶地叫着向人家讨要，请求施舍。

他们又连续走了几家都是很穷的人家，什么都没有要到。但讨饭就是这样，有果子的树上要摘，没果子的树上也要试试。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姐弟仨走到一户人家时，这家人刚好在吃饭。三人早已饿得饥肠辘辘，看到吃的不禁就流下了口水，这家人心善，给他们每人盛了一碗青稞饭，又每人给了一个拳头大的煮山药蛋。这家人问了几句，姐弟三人随口回答了之后，就赶紧坐在这家的门槛上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吃得呼啦作响。这青稞饭红澄澄的，很是好吃。

等离开了那户人家，铁柱说：“姐，这两个山药蛋我们给爹带回去吧。”

杨巧玲拿出一个边吃边抢过话头说：“铁柱，吃吧，吃饱了我和你再去给爹要去。”

杨秀玲看了一眼妹妹和弟弟，咽了口唾沫，将自己的那个山药蛋递给了妹妹，说：“你们俩分着吃了把，我感觉饱了，不想吃了。”

姐弟俩边走边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正如俗语所说“饥饭好吃”，一路的劳累使他们觉得今天讨的饭特别好吃。

杨巧玲忽然指着一幢房子说：“你们看，这户人家房子很阔，说不定能多给点。”

破
庙



铁柱趴在门缝上向里瞧了一眼，说：“姐，这家人家里面的房子真好看，人也穿得很漂亮呢，肯定能多给我们点。”边说边敲起了门。

“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老婆婆出现在了门口。突然，从里面蹿出一条大黑狗，气势汹涌地向门外三人扑了上来，刚刚向前探出身子准备开口乞讨的铁柱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吓蒙了，等看清是一条狗时，杨铁柱吓得头发都立了起来，赶紧向姐姐的身后躲去。

杨秀玲急忙向前跨上一步，挡在了弟弟的前面，抡起手中的棍子，打向狗头，大黑狗汪汪地狂叫着，在吃了杨秀玲几棍子之后躲在老婆婆身后怯怯地哼哼着。杨秀玲还要冲上去打，老婆婆将她拦住，将狗赶进了院门。

铁柱躲在姐姐身后，这才觉得腿肚子处传来了一阵阵钻心的疼，拉住姐姐衣襟大声哭喊着：“哎哟，疼……”

杨巧玲卷起弟弟的裤腿一看，铁柱小腿肚上面被狗咬了四个小洞，鲜血正在向外流，赶紧哄劝说：“铁柱乖，铁柱不哭，铁柱是男子汉……”

杨秀玲一把抓起地上的灰土撒在了弟弟的伤口上，将血止住了。“刺啦”一声，杨秀玲又从自己的破衣衫上面撕下一条布，给弟弟包扎在伤口上面。等一切收拾停当后，她抹了抹铁柱脸上的泪珠说：“别哭了，铁柱乖，姐姐现在就去给你报仇，打死那